

33

T 9297/544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安門

馬政類

謂官校人掌五馬之政辨六馬之養

。馬。成馬。駉馬。駉馬。道馬。田馬。羸馬也。

天子有十一種馬。六種辨別。四種安。四種馬。二種。羸馬。字王

長馬。駉馬。或說。廣人掌十有二種之政。駉。國師。駉。國人。駉。

駉。國。人。掌。駉。馬。之。政。以。復。其。師。馬。有。世。氏。馬。有。三。物。

。王。保。重。其。以。清。其。伏。

。天。子。之。家。傳。其。化。三。十。

。天。子。之。家。傳。其。化。三。十。天。子。之。家。傳。其。化。三。十。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俊卿

山堂  
木石山人  
劉弘毅  
校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兵門

馬政類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戊馬。齊馬。道馬。田馬。駕馬也

天子有十一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趣馬掌王

良馬。牧師掌牧地。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掌

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王修車馬以閑夷狄

齊景公有馬千駟

衛文公秉心塞淵駟牝三千

魯僖公牧于坰野

是時韓之戰晉侯乘小駟鄭入也慶康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

土而知其人心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必亂及戰晉戎馬還海而止左傳

年五

秦之先曰非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由此強盛

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已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其令郡國

毋斂今年馬口錢錢本紀

又令民有事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食貨志。是時有馬者閑居則免三

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

民畜牧而官不禁

文帝時既馬正有百餘疋下取給於邊郡故云

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前漢書注。橋桃居塞則致馬千疋漢書宣

傳姓橋。是時內郡之盛則衆街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犝牡者

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馬以給乘輿

如淳曰漢儀注大僕牧師者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即為苑

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景雲中之縣也養鳥獸

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景帝紀中

至於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及武帝即位征伐

四夷而馬尤甚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食貨志。暨大將軍驃騎翼出而

馬大耗之死者十餘萬匹食貨志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三十萬帝紀。如淳曰貴平牡賈欲使

人競畜馬

於是行一切之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食貨志。所在

置亭以畜之則內郡廢民之有馬與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縣

者既使從君假馬每三歲而收其息什一則邊民豪民欲廣畜牧者難

矣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每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羗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

息

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

功臣表黎須侯召奴

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數黜。故馬益耗而不足用其內郡則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武紀太初二年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邊郡則發酒泉騾馳負食出玉門關

武紀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

末年輪臺之詔修馬復令。又令郡國各上蓄馬方略以備邊關則漢世之馬大畧可紀矣

監牧之地在樓煩孟康曰漢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不出關昭帝始

元五年罷馬擊關是也

後漢光武中興息馬論道時馬接好騎得駱越故帝為馬上之詔置宣政殿以為各馬式至唐時而馬政尤詳焉。其置官也領以大僕屬有

牧監副監監有丞丞有主簿直司馬官牧尉之屬歲課功進儀鳳中以季忠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牧監有使始於此後又有開廐使又置四使

東西南北也

其立廐也天子之御左右六閑謂

飛黃。吉良。龍媒。騶駼。馱駼。天苑也

總有十二閑為二廐謂祥麟鳳苑也。其後又增飛龍廐自正觀至麟

德置八坊

保樂坊。甘露坊。南浦潤坊。北浦潤坊。

岐陽坊。太平坊。宜祿坊。安定坊是也

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後益置八監於益州三監於

嵐州。其牧養也初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

此用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止麟德馬七十萬六千足時天下以一練

易一馬。又王毛仲掌之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四十二萬元宗嘉之

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其督責也。凡馬生死歲終監牧使巡察以功過相除為考課。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其市馬也。開元初國馬益耗。姜晦晴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其後元宗於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馬乃益壯。動乃萬計。故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唐

宋朝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上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開院始充矣。通鑑。乾德六年八月庚午。九月己酉。十月辛酉。上幸飛龍院。太宗謂諸將曰。諸軍養馬多有死損。為主將部轄。有方躬親秣飼。依時放牧。豈有斃死之理。李覺言。戎人蓄牧。旋逐水草。不駒游牝。順其物性。是以蕃滋。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乙卯。幸飛龍院。興國四年。先是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七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疋。

本志載市馬事在興國四年。按正月即出師。恐在四年以前矣。實錄

別本載趙守倫市馬數在四年十一月乙巳前。今因之。蓋市馬前此已及此。乃上其所得之數也。編

太平興國五年。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疋。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一。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開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錄在甲申年。今從本紀并書之。

余靖言。國家自來於河東陝西沿邊等處。估買蕃馬。自西賊不庭。買馬數少不足國用。太平興國六年。詔曰。歲於邊郡市馬。償以善價。內屬戎人驅馬詣關者。悉令縣次給食。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己酉。詔戎人鬻馬。官取良而禁鬻。又禁民私市。往來死者。甚衆。戎人少利。由是歲入之數不充。自今委長吏謹市馬之良。鬻者印以記之。許民私市。雍熙元年六月壬寅。禁邊臣於境外寄土種蒔。及所市蕃馬。勿得鬻其直。雍熙二年。改天廐院為駟院。天駟監天廐坊。自河北府洛陽至許

州鎮監凡十八監。雍熙四年詔北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雍熙中太宗嘗幸天駟監閱馬會。端拱元年國子司業孔維上言欲請禁原蠶以益國馬太宗覽奏稱嘉付史館。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欲請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淳化二年上謂侍臣曰國家蓄馬備邊最為急務而諸州牧監歲多瘦死養飼失時枉致疾斃近令取數十槽致殿庭命圉人視其芻秣教以醫養之法庶革其弊會。淳化三年九月甲寅幸天駟監。淳化五年初內侍趙守倫請以諸州牧龍坊蓄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歲約駒子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為懲勸駒子生即時付籍以聞度其盡心養飼無有所隱詔並從之編。真宗咸平二年置群牧司。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

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驎院六坊監上留馬二千餘疋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今國馬蕃息當命內侍二人分掌左右監牧比來朱巽閻承翰專領此務頗為幹舉然思得大臣總制以集其事當命陳堯叟領之堯叟曰臣居宥密之職而與承翰聯事合避外議上曰國事戎馬之本繫于樞司機要之運然當別置使名卿勿辭也齊。○自罷兵之後言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繡繒雖市得充衆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請群牧之設國家巨防令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依群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乙巳置群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為群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編。○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言官市芻粟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他所京師馬舊留二萬今留七千自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從之。上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也王旦

曰聽民間蓄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廐爾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若十萬疋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畜駑弱大費愈甚豈不勞民也哉上深然之編

**仁宗天聖**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請市糴芻粟上因問輔臣諸功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陪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廐無異也上然之**祖宗**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廐坊其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負監之寮十將節級獸醫槽頭刷創長行調上乘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并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孽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然馬之孽息不足以待國用常市於邊州編。**嘉祐**五年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仝相

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言者故為常有更革也編。丁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九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肆。宋祁又上疏乞罷河東陝西馬禁民間與蕃落自相貨買從之**英宗治平**四年群牧司言乞於河北河東陝西有都總管處皆置一監今陝西監牧司以所市馬約上六年額外餘分撥諸監則他日本路軍馬可以自辨詔遣官司逐路帥臣度地置監群牧判官劉航河北屯田郎中孫珪河東監牧司判官李師錫陝西編。先是環慶經畧路李肅之鄰延陸詵陝西制置李師錫並言六路元繫草官地又密邇西界難以興置馬監詔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編。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貪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



自沙苑發牝馬五百疋往交城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繇群牧判官國奠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群牧判官台符清陰人也尋詔台符及劉航刪修群牧司勅令以詳及宋朝故事增損刑定並奏取旨編  
神宗熙寧元年九月宋朝初以左右驎院總馬政景祐中始增置群牧使至是上以使領雖重而不躬巡故馬不蕃息乙酉乃詔更馬政分河南北置兩使以群牧判官劉航崔台符為之勿隸群牧後又詔屬樞密院所總收地河南六監三萬三千頃河北六監三萬三千頃既而台符請以牧餘地募民耕出租稅之通熙寧三年陝西宣撫司言官可比之良馬蓋以官價賤乞應買馬州軍增價市之於是詔惟驟馬不增外其秦渭原州德順軍見買大馬增價有善如價高商人不願中官者聽民間收買編熙寧七年曾孝寬言慶曆嘗詔河北州軍每戶養被甲馬一疋乞檢會施行戶馬始此熙寧八年詔沙苑監隸群牧司餘入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三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餘止

堪給馬鋪兩監收歲費及所占牧地約收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以得不稱夫故廢之以救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編文彥博言東平監天禧初曾廢米幾復置任有勞廢文彥博上神宗言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皆可耕乎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坊監廐庫棚序井泉官亦營房七十八年營成就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元豐三年正月群牧司言收發監租課等錢共一百十六萬緡有奇詔群牧使韓縝副使張誠一並賜銀絹各五百餘緡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編○又彥博言不用元豐時其弊乃見神宗嘆曰朕有愧於文彥博矣王珪曰罷祖宗馬監自是王安石上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兵部言畿甸馬監已行廢罷即合於諸路相度置監乞差官前去經畫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路接行相度以聞編元祐元年七月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奏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

牧公事陸師關奏勘會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令來未敢發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令來未敢發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合發罷相度聞奏本司今相度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合發罷從之編紹聖元年正月大僕寺言馬政在朝廷最為重事要在蕃息不失武備詔令大僕寺講究的確利害條畫以聞長

高宗紹興三年上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領選用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上曰兵以馬政為先如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疋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其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聖。紹興七年廣西進出格馬十匹御廐留一匹餘付殿前司上謂輔臣曰朕所

留一匹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今必於所產之地而求則馬政不修之故也編。紹興十九年進呈賞罰格上曰牧馬孳生為利甚博朕於近地親令牧養今已見效每歲進呈馬駒皆是好馬若得牧馬萬匹各分諸軍牧養數年間使可濟用既免網馬遠來且官無給賞之費

孝宗淳熙三年五月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龍養良等奏云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不惟戒勅主者使之各各用心如聖言及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聖。淳熙十五年趙汝愚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上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作戰馬如何不及格尺所乞難行

凡市馬之處

真宗咸平中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戍軍川陝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舊用銅錢給之長。國興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錢悉消鑄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市蕃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額課績景德中戎事已息因詔條約之於仁宗景祐三年申再定諸州買額正額外更有省置其額者

凡招馬之處

秦渭階文之吐蕃迴紇上府之党項豐州之臧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涇儀延鄜火山保德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開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敢書委六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御馬有三等祇應馬引駕馬從馬其次給用又有十五等一簡中馬二不得又使馬三添價馬四國信馬五臣寮馬六諸班馬七御龍立馬八捧日龍衛馬九拱聖馬十驍騎馬十一雲騎馬十二天武馬猛馬十三雜配事馬十四雜使馬十五馬鋪馬

凡馬之所出

以府州為最蓋生於黃河之中子河汶者為善種出環慶者次之秦渭馬雖骨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給充鋪馬契丹馬骨格頗劣河北孳生昔曰本群馬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馬又泉福州及興化軍亦有州嶼馬皆低弱不堪披甲唯以給本道廂軍及江浙諸處鋪馬用之

凡馬群之號

十七字左驥驥院捧日馬內瓦倒印驍騎馬內中溝橫印龍猛馬外尾側正印干字左驥驥院龍猛馬內溝正印雜使馬內溝橫印逆馬內瓦倒印石驥驥院雜使馬外瓦橫印逆馬外尾側橫印上字左驥驥院給諸班直諸軍負馬臨時印無定所立字右驥驥院給諸班直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末字左驥驥院給諸班有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又諸監三歲馬亦末字印瓦骨官字蕃戎所負之馬及歲時收市之馬初用之壯印其項牝印其項諸監牧駒主歲亦如之凡馬骨

相應圖法可充御馬者以官字印其項令園師調習之吉字兩院諸馬自龍猛馬已上稍馴駿者印以備近臣中謝生辰所賜及揀選支用又坊馬部至京選配他處亦以吉字印汗溝天宇國信馬及諸班供聖驍騎馬舊用天字印。祥符中令以他字易之主字萬字與字來字小字官字自諸班馬而不參給諸用者無定額或以主字至小官字凡七等號印印之退字凡諸州軍和市馬不及等及選退并賣者印之

凡馬毛色之別

九十一種比浚之別八紅耳鴛鴦桃花丁香青騮榆紫騮青之別二純青護蘭白純白烏之別五純馬鈞星歷面白脚護蘭赤之別五純赤鈞星歷面白脚護蘭紫之別六純素鈞星歷面白脚綠鬃護蘭騮之別十一白騮鈞星歷面白脚綠鬃護蘭騮之別五純赭白鈞星歷面白脚面白脚并烏青花黃任鐵護蘭赭白之別五純赭白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八棗金口燕子黃黑鈞星歷面白脚騮之別六純騮縹

膊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五純騮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八青赤紫黃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三駱起雲銀鍾騮之別七赤騮銀鬃黃鈞星歷面白脚護蘭北馬也以叱浚青白紫純色及綠鬃騮上騮赤騮騮白色赤為中荏駟騮駱駝論為下

廣銳軍馬社

河東兵廣銳兵悉是土人其馬皆是本軍團申選良馬而置謂之馬社故廣銳之馬壯勇而少亡失馬死則社中共市而補之其後陝西振武亦願依此例

牧養

三代之牧養有養於官有藏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疋之類是也至

漢衛青去病之徒伐匈奴亦有所謂官馬私馬。漢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馬至三十萬疋

唐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其自置到宋府兵法壞兵貧不

足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唐有八坊四十八監馬至七十萬六千疋此漢唐牧馬之大數也。若論馬之最盛亦不如

後魏蓋拓跋氏本是北虜芻秣乃其常故馬至二百餘萬匹也

宋朝馬政自太祖講求其制當時要委群牧司自春放秋歸馬之出入莫不有法到。熙寧間曾孝寬領群牧奉行王荊公意於是罷群牧吏

不過欲區區小利自出買自此馬始衰却欲舉保馬戶馬之法只為讀周禮不詳當時大為民害蓋井地不均兼井者衆什一之制未行受田之制未定却獨舉養馬之制豈不重困矣

總論馬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勝也文王伐玁狁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其詩曰我馬既閑騶牝三千則以言文公之美牧于坰野則以為僖公之頌周官之制兵藏於民而六卿之馬其方乘其政官謂之司馬則以馬者政之所重也乘謂之兵乘則以馬者

民之所出也辨其屬則有按人之官掌其牧馬則有牧司之職置醫巫所以攻其病禁原蠶所以全其類此先王畜馬之術也林之奇文

又論馬

按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以馬者牧之有政也兵甸之法謂之乘馬以馬者牧之有法也有按人以掌其政有牧師以掌其牧有巫馬以養其疾有趣馬以簡其節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先王牧馬之術也。若文王之伐玁狁也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也其詩曰我馬既同言衛文公者則曰騶牝三千頌魯僖公者則曰牧于坰野文景之時令民養馬復卒孝武之世平牡馬二十萬令人競蓄之故馬蕃於元狩元鼎之際梁武帝置牧於河西而善水草也故馬蕃於大通之時周之泝渭魯之坰野漢之樓煩唐之沙苑此西北牧馬之地也六朝置區於閩越藏之內地錢氏置監於婺女號為馬海此東南牧馬之地也

又總論

馬政有三牧之於官一也蓄之於民二也市之於戎狄三也宋內有天

馴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為外既此民馬也於邊筭郡  
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為尤重蓋官之馬多不  
專責於民中國之馬多則不專倚於戎狄專責於民則民受其害專於  
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  
秣飼以時特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矣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以大臣  
領焉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飛龍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一歲之  
間凡三幸焉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蓄收孳  
息自足國用民間與蕃落為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人亦收之不問  
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禧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  
當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事並見前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  
上下所以必於是拳拳歟。熙寧大臣為謀不審聽曾孝寬之說而壞  
祖宗之制熙寧事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於編戶坊監既庫棚牙井泉  
七八十年經畫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文考傳。中國不足求  
之夷狄於是茶馬之職置矣見上茶馬段。元豐以後其弊歷見天子慨然

追念舊臣聖言及此誰執其咎文考傳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責馬於  
民不可為也不然則力馬之法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亦必有說  
矣

### 總論茶馬

國初博易戎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

國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為器。興國五  
年乃以布帛準其直

### 或以銀絹

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欲專以茶博馬以彩帛博糧穀及以茶馬併為  
一司切聞昔時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况賣茶  
買馬事實相須乞買馬通茶場後之

以錢以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  
來講摘山之利得死廐之良中國得馬是以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以  
為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

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汾邊鬻  
茶以蜀產易上乘詔可未幾易馬萬匹四朝志

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斬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  
則始行李杞蒲宗閔分主之

成都記熙寧七年詔李杞蒲宗閔經畫川茶充秦鳳熙河路博馬杞  
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廐。元豐四年郭

茂洵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乞併為一司從之  
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為見或至

誤事歟官統都大提舉其職專也見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茶場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李稷

風力可依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舉劾官吏  
官屬自辟謹所擇也

應產茶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  
官吏可劾伸其威也見仲秋為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

四朝史程之邵奏蜀茶馬歲以仲秋為市四月而止

秦司半歲事訖歸川順其時也  
乾道四年虞允文奏祖宗朝茶馬於秦州成都各置司居治各半年

排發馬月分居秦司訖即歸川司發茶乞依舊制從之  
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匹者

先帝市馬于邊有司俸賞率以駕駘充數。紹聖中程之邵始精揀  
汰又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矣而茶息厚馬至萬匹

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  
舊蜀茶額二十萬至穆加為五十萬陸師閔代稷為百萬

吁何其利之博也。元祐改令諸法悉易而茶馬不廢有由矣  
司馬光元祐初相罷諸路鹽錢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罷

及其後也奪於珠玉此制中廢  
建炎四年張浚奏大石進珠玉高宗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唯

市珠玉故馬政廢缺

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於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置於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於紹興之七年

紹興四年從關師古之請以走戰馬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博馬。五年密院言已於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七年宰臣趙鼎言有旨復置茶馬言凡三等上曰考其資歷命之

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威足其用矣。陳彌作言川秦兩司文黎珍叙南平長寧六州馬五千餘疋應副江上諸軍階州之峯貼和州之宕昌兩處馬四千餘疋應副三衙

吾然後知此制之有益於軍無書於國之為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益步

祁言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損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

田公况亦嘗請益步而減騎

况請料邊兵益步而減騎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之費可贍步兵

二人而又寬括馬之覆

吾用中國所長而已而何以馬為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之多無益也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獲萬駒馬安得而不繁夫苟離其牝牡飼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

端拱元年李覺言市易之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槁折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之將卒大率牝馬二千而駒收其半可歲獲萬匹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周官一書於馬政為詳蓋以是觀之林嗣文

#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後集



#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兵門

車戰類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周禮車僕有戎路廣車闕車並車輕車。天司馬教兵之法易野車為

主。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若則

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粹車詳見後

周禮車僕曰凡師共革車各以其卒是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車貴知地形凡車之死地有十勝地

有八詳見後

春秋初鄭伯之車憤于濟隱三年三月後鄭以徒兵從事而於車或缺乎

曲沃武公伐翼遂翼于侯汾濕驂絰而止咸四邨之戰楚君之戎分為  
二廣晉申公巫臣于吳教吳乘車由是吳通於上國成七齊侯伐衛  
有先驅有申驅有貳廣有啓左翼曰啓有朕有大駁晉中行穆之禦狄  
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為行大敗翟人而  
車戰漸廢

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

漢晁錯以輕車突騎為中國之長技衛青與匈奴戰以武剛車自環為  
營李陵對單于亦以大車為營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止作數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之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於東都者也

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  
而戰

晉馬隆征羗八陣國用扁廂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  
車上此車之用於魏晉也

劉裕伐南燕亦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以車百乘抱河  
為卯月營

魏大武北伐蠕蠕用車十五萬兩

隋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陳此車之用於南北  
者也

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魏蕩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  
乘而去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而未嘗敢易則唐固嘗用車矣

元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則唐又嘗用車矣至於房  
瑄之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以馬而瑄以牛  
車二千乘馬步夾之非其素習則敗之固宜此非車之不利而用之者  
非其道也

宋至和中韓琦言郭固造戰車約以古制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以  
為前後二拒行載兵甲止為營陳

又論車戰

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鞏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漢鄆陵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中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反之終春秋之世致毀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縉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奏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車戰再攷

車戰之法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苞。周文王以戎車既駕而服攸狃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誓也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蠻荆詩。春秋魯僖公攻伐淮夷戎車孔博衛又公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魯威公之會諸侯有兵車有乘車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右皆用車而制勝也。漢夏侯嬰破李田軍雍兵以兵車趣戰疾破

之傳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傳武帝以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本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霍去唐裴行儉突厥阿史德温傳反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虜果掠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本初李光弼在太原乃徹民屋為欄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本初馬燧為戰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樊悅將陽朝光柵破之本

車戰之法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比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逐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

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乘旌旗力谷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大公

車戰之地

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峻坂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則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大公

毀車而勝

晉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能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伍乘為三五為伍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左年

用車而敗

言車戰之利者莫如孫武故曰馳車千乘所謂馳車者以其車輕而可馳者也所謂革車者以其輦於外而可以禦火攻者也至於唐房琯知馳車之為利而不知革車之為固此咸陽之戰所以卒敗於火攻也歟

總論車戰

言車戰於今日當以國初論不當以中興論是正與舟師相反也大抵平地用車戰水澤用舟載國於東南者之不習於車猶國於西北者之不習於舟也太宗嘗曰戈權之戰南方所利也高宗嘗曰江湖沮知之

地雖有車騎亦何用之

紹興三年上曰近有獻車戰者朕謂在人不在車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亦何用之

高宗之論車戰其猶太宗之論舟師乎雖然中興之初但為守計也雖不習車可也今日之治不但為守計也不習車不可也是故當以國初論不當以中興論也今之為車戰者必當曰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視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

米守信知澧州遣李錫持新樣流星弩拒馬牌寨脚車山字甲八種來進

至則歛兵退則出兵自比於衛青必如田況之言而後可也

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天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既駕以牛車上置槍以為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

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甲鎧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歛兵附軍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籍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行載兵甲止為營陣自比於馬燧必如郭固之式而後可也

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廂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輓輪籠較是也琦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為寨脚今令固自費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

有大車有小車山徑之蹊不可以用大車其無如范公仲淹之策乎

范仲淹上仁宗儀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浸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有兵車有民車干戈之際不可以用民車其無如沈公括之言乎

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一日沈括立御  
座側神宗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臣但未知  
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輓之日不能行  
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爾神  
宗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人民車

意出軍彭彭旂姚央央徽抗之襄易事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夷狄之  
不攘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  
乎林明

舟師

黃帝堯舜剡木為舟剡木為楫

春秋魯定公四年吳王闔廬帥唐蔡之師以伐楚捨舟于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左司馬戌欲毀其舟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本也我用革也  
不如速戰乃自小別至于大別夫繁擊之王戰皆勝楚子昭王涉睢濟  
江入于雲夢之人中國之用水戰自闔廬始。九年吳城邾溝通江淮

○十年吳舟師自海入齊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海  
江而下不十日拒扞關。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昭十  
七年長江之戰楚獲吳乘舟餘皇。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  
漢高帝遣韓信已定齊頓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與信夾淮  
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布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水信使人決  
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流遂敗走後信  
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  
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  
服虔曰以木桺縛罌缶以渡也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有擊雨  
越救東歐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  
水戰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回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  
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

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買臣  
○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  
僕出豫章下涇水歸義越侯巖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  
將軍下蒼梧咸會番禺

後漢光武伐蜀岑彭裝戰樓船數十艘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人罷之  
帝報曰大司馬習步騎不特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岑彭裝  
直進樓船與冒突露撓數十艘

直進取其有進而無退冒突取其冒突而敢前謂之露撓則揖露在  
外而兵藏於舟中也

發桂陽零陵長沙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會於荆門○漢末關羽  
領兵圍樊呂蒙以大軍泝江襲其空虛伏甲於舟更衣為商人以理征  
棹卒襲奪荆州曹操既平劉表得所治水軍而吳孫權與操遇于赤壁  
周瑜亦用蒙衝鬪艦數千艘以火攻之操軍敗走

三國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合兵因進往

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于赤壁曹公軍  
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  
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遂同時發火操軍大敗瑜

晉武欲伐吳令王濬作舟艦於益州其大艦方百二十步受三千餘人  
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後濬順流以舟直指  
建業遂平吳○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

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  
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餘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  
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在  
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濬克西陵杜預遣  
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吳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通鑑

東晉元溫伐秦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至枋頭以水運路不通  
又戰數不利焚舟棄輜重鎧仗陸道奔還○巨元末為廣州受命而不  
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遣其子說王恭恭以告殷仲堪巨

元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仲堪悉以軍事委楊佺期使佺期率舟師五千為前鋒亘元次之仲堪帥兵相繼而下佺期元奄至湓口王愉惶遽奔臨川元遣偏軍追獲之

**安帝時**劉裕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裕大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入番禺盧循共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即日拔其城劉裕遣朱齡石伐蜀令齡石從外來取成都卒平蜀又裕伐秦使沈林子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又使王仲德開鉅野入河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汴河西上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乘蒙衝水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驚以為神至渭橋奔船登岸大破姚丕於渭橋遂入長安

**宋元嘉**北伐之師再舉皆自泗入河  
**魏元英**攻徐州韋睿救之裝大艦為水軍以小船載草用火攻之魏軍大潰

**梁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子鑒屯姑熟以拒西師景遣兵助

之僧辯至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餘艦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陳江陵**不守霸先奉晉安王即位齊遣兵五千渡江擾姑熟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野燒齊船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齊兵大潰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往來石迎齊援督兵疾戰燒柵齊人大潰盡收其船艦齊兵還擾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擾蕪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又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磻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舸跳入磻艦斬磻仍牽其人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檣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頓戰屢敗



後梁王琳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戰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斃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遠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江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擾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柏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連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卒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過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筏皆解因縱六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

因而擒紇留異據東陽叛陳將侯安都奉詔討之異本謂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未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巖谷間立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異與其子脫身奔晉安

隋之平陳楊素造大艦名五牙容戰士八百人次名黃龍容五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各有差則隋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咸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猓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若晝日下船被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不如以夜襲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通鑑

唐之討蕭銑孝恭以戰艦二千餘艘自夔發而東下則唐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唐詔發巴蜀兵以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蕭銑孝恭師戰人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二百餘艘銑出兵拒戰恭將擊之李靖止之孝恭不從自帥銑師出戰果敗走銑眾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眾亂大破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銑援兵見舟艦疑不進通鑑梁王彥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礮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號來寨又取郟州梁人大怒帝召王彥章為招討使段凝為副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礮者具礮炭乘流而下彥章酒半俛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梁正明五年吳越王錢鏐大舉討淮南以傅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彭

彥章陳汾拒之傅瓘命每船皆載灰且及沙戰于狼山江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船四百艘梁賀懷攻德勝南城以竹管聯艨艟十餘艘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軍於北岸不能通守將石延賞告矢石將盡晉王積金帛於軍募能破艨艟者軍校王建及進曰賀壤悉眾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請死決之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勇卒三百人持斧鼓柁而行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持斧者入賊艨艟間斧其竹管破其垂楯以稍刺之又以木髡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下梁兵焚溺者殆半周世宗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於京城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無不可用者則五代舟師其可見者如此。顯德三年周太祖發大梁李谷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

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重進渡淮逆戰  
破之帝至壽州營於淝水之陽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唐兵維舟於  
淮營於塗山之下帝命擊之戰艦五千餘艘。張永德屯下蔡唐將  
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接壽春永德與之戰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  
欲焚下蔡浮橋俄而風回敗退永德為鐵縷千餘尺橫絕淮流繫以  
巨木唐兵不能近是時唐復以水軍攻之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  
下蔡以鐵鎖縱兵擊之溺死甚眾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顯德  
四年先是周與唐戰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  
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  
之後縱橫出沒始勝唐兵命王環將水軍自閔河沿潁入淮命趙鼎  
將水軍沿淮而下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餘眾東  
走帝自將騎循北岸追之諸將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  
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糧仗十萬數後遂克壽州。帝自  
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

以限周兵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  
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  
唐兵於洞口十二月克四州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上自將親  
軍自淮伏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其迫唐  
兵棄勝爭進皆忘其勞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直至楚州西  
北大破之擒其節度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  
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顯德  
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  
以通其道遣使視言不便上自獨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  
而成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已未幸造船務二月丙寅幸造船務。三年冬十月丙戌幸造船務  
觀習水戰甲戌幸城南觀修水櫃。乾德元年正月丙子詔荆南發  
水兵三千人赴潭州夏四月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

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命右神武統軍陳承昭董其役十月甲辰幸新池賜役夫錢丁卯幸  
新池觀習水戰。乾德二年二月戊申幸教船池三月辛巳幸教船  
池賜水軍將士衣有差七月辛巳幸新池觀習水戰八月乙卯幸造  
船務。乾德三年秋七月巳巳上泛舟於後苑新池賜從官飲丁酉  
幸教船池乾德四年七月巳巳幸造船務。乾德五年二月巳丑幸  
教船池。開寶三年四月甲午幸教船池七月戊辰幸教船池。四  
年三月乙巳幸教船池五月辛巳幸教船池。六年正月壬申以教  
船池為講武池。七年五月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丙子又幸講  
武池觀習水戰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初江南人樊若水舉  
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  
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挾凡數十往返而得其  
丈尺之數遂諸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戊辰召若請為贊善大夫  
且遣使諸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

師也八月巳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軍人錢甲辰幸講武池觀習  
水戰冬十月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幸迎春苑  
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閏十月巳酉曹彬等入池州  
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邳  
州所造黃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  
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立陸萬友往守  
之丁巳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擒八百  
餘人十一月癸未籍恭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  
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巳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  
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甲午曹彬等敗江南兵數千人於新林寨  
獲戰艦三十艘十二月丁未漢陽軍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  
三千餘人於北岸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  
焚戰艦六十餘艘。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  
四千人於州界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為黃州刺史

面受方畧明既視事丞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則以明於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漂水斬其都統使李雄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庚申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遂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七人二月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三月乙酉幸造船塲庚申曹彬等敗江南兵二千餘衆於江中擒五百人夏四月戊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船壬戌幸都亭

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五月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六月癸卯曹彬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冬十月戊午江南偽將朱令斌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具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斌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斌朝夕至金陵之圍鮮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斌望見疑有伏即稍逗留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斌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檣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斌勢蹙因縱火距鬪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令斌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十一月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緡是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戊午幸造船務賜工徒人千錢布一疋已

未辛講武池。二年正月辛卯幸講武池。七年冬十月戊辰幸金月池觀習水戰。八年三月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雍熙元年夏四月乙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不忘武功可也。記

真宗祥符六年詔江淮習水戰於金明池，按試立為水虎翼軍，以太祖神衛水軍又廢故也。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己卯詔別置凌波等水軍。二年六月戊午言者謂東南武備利於水，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奸人有乘風盜襲之患，設不此圖，則寡不足以敵衆，步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己卯詔沿江措置限一月畢。紹興元年五月己酉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至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皇者頓造之，愛將也，其恃其衆直犯中軍，臬力戰而搦，邦弼兩軍來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別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順皓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二年十二月己巳時鼎寇楊公黃誠聚衆至數萬。

么主誅殺誠主謀畫，據江湖以為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分布遠近，共有車船及海鯨船各數百隻。

季龜年揚么本末曰：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皆可，其名大德、小德、山望、三州、渾江、龍之類，皆兩重載千餘人，又設拍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輪軸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即拍竿擊碎之，渾江龍即為龍首，每水闊揚么多自乘此海鯨者，鯨頭船也。

蓋車船如陸載之陣，兵海鯨船如陸載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持船，以為強誠，衡雖各有船而專持寨，以為固誠，寨南據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重濠及陷馬，伉衡寨北據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衡每自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寓與荆南鎮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寓奏殺賊五千餘人。紹興三年四月鼎寇揚么犯鄂，荆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神武軍都統制王燮為荆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併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擣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舟五

十隻與之。四年十一月時承秦二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庚戌  
上謂宰執曰淮民未能安業今又遭賊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  
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發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  
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五年十月是月館職高閱言太祖欲平僭  
偽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於金明池  
習戰掉以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尚爾今沿海沿江雖有舟  
師而繫于岸下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  
七年閏十月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  
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  
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二十六年九月壬  
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  
從之。逆亮犯順至楊林瞰江持軍以為江可渡也李顯忠指畫依山  
列馬步軍五分弋船以其二泊於東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州港  
中頃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震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

盛新載率張振張榮逆擊之又疾遣弋船併進以神臂射敵弓射之賊  
紅退隨向者江中所匿弋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三十餘艘繼以輕舸縱  
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煙焰徹天亮敗言行。三十一年十月丙子逆  
亮登壇建黃繡旗二十張黃蓋亮執小紅旂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  
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豈肯用命盡伏山岫惟提舉張振王琪  
稍任其責允文自建康因使人督之賊舟漸近於是振琪與統制官時  
俊盛新等徐出山岫列于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我軍  
用海鯁船迎擊士皆死鬪虜舟沉溺者數萬其回北岸者亮皆殺之遂  
不能濟允文其以捷聞丁丑虜復來望見車船遽却我軍復以海鯁船  
先往北岸截橫林渡口用却敵弓射之虜棄船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  
上以李橫劉紀等不利急差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  
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  
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稱相與臨  
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邊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待其船

中流上下回轉如飛虜衆相顧駭愕時逆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  
焚其戰艦而荆鄂成問諸軍督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首約  
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首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淪殺之禍退有  
敵殺之憂奈何其中一首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其總管萬  
戴者曰殺即王却與南宋通和歸卿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亮有紫茸  
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首雖欲弑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  
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即主往  
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云云。乙未諸首集  
萬餘人控絃直入亮寢帳左右親兵散走諸首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  
死并殺其大傅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緘。兀木入寇世忠以舟師赴  
難兀木聞世忠在京口遽勒二十萬騎北還世忠遂提兵截大江以邀  
之兀木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虜終不得  
渡虜乃益兵儀直勢接建康兀木軍其南辣疎軍于北世忠提海艦中  
流南北接戰相持四十八日虜自知力憊世忠舟師中流鼓柁若神生

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而逃

又言行錄載此

### 總論舟師

言舟師於今日當以中興論不當以宋初論夫舟師東南之長技也國  
於西北者而用舟師非其所長也亦非其所恃也。我太宗嘗曰戈權  
之戰南方所利今萬邦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不忘武功爾

### 太宗興國九年事見前篇

嗚呼信哉斯言是故入夔峽之鎖江用戰權可也今也捨舟而用步騎  
卒以勝蜀

### 太祖征西川命劉光義出夔州路伐蜀上出夔峽地圖示光義曰夔

州有鎖江至此我軍泝流而上謹勿以舟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  
其不意擊之俟其稍却以戰權夾攻之光義等至夔悉知上所利  
守采石之浮梁用戰艦可也今也捨舟而立橋木卒以擒全斌

### 開寶七年事目正則

非不用舟師也非其所長則非所敢恃也平河之軍非僥強於海道者



乎不出於海道未可以平海名也

江浙發運使楊允恭捕海寇四十九人送闕下上悉貸之顧左右曰此等越逸川澤習性已可又團為一軍以備舟楫之役以平河為名水虎翼之軍非隸習於江淮者乎不出於江淮未可以虎翼名也

祥符六年事見前

用東南之所長而不自用其所長此君子不敢以宋初為法而必求之中興以後也蓋自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守江以為門戶守淮以為藩籬士卒服習唯意所用是故舟師之効如此君子其可不以中興為法哉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愚請俟告成之日而賦是詩

林嗣文

#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後集

#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女門

守邊類

周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天子命將帥遣戍役以衛中國歌采穢以遣之詩

戰國齊威王有檀子守城南盼子守高唐黔天守徐州而楚趙燕不敢

寇邊。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不從中決故能北

逐單于破東胡滅襜褕西抑強秦南距韓魏後趙王用郭開之讒誅李

牧而令顏聚代之是以為強秦所滅通鑑

秦并六國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

晁晉曰秦築塞河上置戍卒焉非以衛邊地欲廣大也

漢興與匈奴和親至文帝時背約入寇帝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又以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匈奴帝自為代王已習知邊事故於邊備尤留心焉。三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幸甘泉因幸太原。十年行幸甘泉。十一年幸代。十五年幸雍。後元二年行雍棧陽宮。三年幸代。四年幸雍。五年行幸隴西又行幸代數行幸邊上又躬自勞軍勤兵故當帝之世雖匈奴犯邊而不為害

特晁胥上書言備邊之要又陳募民守塞之策

武帝遣韓安國屯漁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原塞皆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

景帝時言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為之高城深塹具簡石布渠谷所以備其要害之處為之相其陰陽審其土地以裂里割宅所以使民有長居之心自昭帝以後匈奴畏中國之威希犯邊境而款塞稱藩矣

匈奴傳陳考祥曰漢馮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備西羌巴蜀諸郡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備朝鮮會稽諸郡備南越北邊備之大凡也

後漢光武中興邊陲往往置郡尉

明帝之初以為野無風塵乃悉悉以邊之兵。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柁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等諸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悉聽之亡者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永平十六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答諸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悉聽之

章帝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罪一等諸邊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罷聽之其後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有變則置象林兵

永平置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雒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安帝其後又盜作公邊緣海

順帝始令公邊增置步兵緣海屯兵而益多矣兩漢。永和五年令扶風漢陽築隄道塢三百所置屯兵。又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侯六百一十所西卷

晉武帝時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通鑑

宋文帝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俊後復城隍以增垣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邊防拓

唐武德初改郡為太守為刺史其邊領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因隋未分割州府倍多前代。正觀初

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通鑑。唐初安東安北安西皆置都督府意其戍兵不少矣然以

太宗威加四夷舉三邊十萬而足其後李林甫邊人生以邊功而三邊

之師四十九萬戍馬八萬餘疋魏又太宗嘗謂李勣曰楊帝不擇人守邊以備虜今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中宗詔張仁亶為總管屯邊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突厥傳

代宗時郭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布遜屯渭北備虜之入吐蕃傳

德宗西北有防敵之地時陸贄謂中國守備易用所長八利可致六失可去帝重其言而不行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遠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至天寶

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其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

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名官睿宗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朔方諸鎮皆置節度

使自祿山結亂肅宗始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

蕃乘釁回紇於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使傷耗之民竭力奉職西輸  
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於是遠徵士馬列戍疆  
陘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  
陸贄奏議

宋朝國初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遵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  
守開南以備北虜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海守通  
遠軍以捍西戎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兵制

太祖建隆二年初五代募民盜戎八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  
上欲敦信休境戎戍救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前所盜馬盡令  
還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綱。上嘗語近臣曰安邊御衆須足得  
人若分邊寄者皆稟朕意則必優恤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及屬州  
縣利四圍免稅聽其召募驍勇為之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  
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綱

太宗端拱中北虜寇邊張洎奏請聚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武。淳化元年上召中丞王化基問以邊事化基曰天下所患根

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矣綱。

太宗每選將帥鎮撫邊郡為制虜之策其後戎虜稍稍罷大戰士保境

自守因對近臣語其事寇準曰陛下長駕遠馭動有節制今黠虜竄伏

邊城晏閑皆譽筭使然綱

真宗謂近臣曰邊防當常全葺積穀聚人不可弛也又咸平中選兵未

息上與李沆等議禦戎之計分遣白守素屯威虜軍楊延昭屯保州田

敏屯北平寨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鬪待其氣衰使之奔命不暇又命裴

自榮屯寧遠軍張繼旻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及瀘淵之幸王師大捷

又楊延昭等諸將各握兵在邊扼其歸路狄人勢亟遂乞和綱。咸平

三年真宗問王濟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萬方之衆蠢茲醜

虜敢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洪

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胡人將飲馬於河渚矣退而募備邊策

十五條以獻上曰近聞西戎之剽皆不利而去王師所獲俘馘甚衆然

四

朕以戒疆吏但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乃遣使與邊將議  
靈州悠久之便度令關右之民有以息有贖。景德三年上曰比詔河  
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  
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嘗許續募令道防罷警若遂令減去  
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缺則補之。編長。夔州  
轉運丁謂言近於施州南界建柵立柵要害益師屯戍慮難供饋復置  
屯田歲獲資糧足以贍給可省輦運之費謂因言邊防要害若所委之  
官不邀功不生事常以安靜為勝悉依詔條撫理制置則蠻僚不敢為  
非上曰比來邊境不寧多由守臣生事况條制甚明奉而行之必無事  
矣。編長。時秦州掩殺蕃寇萬餘上聞之顧左右曰蕃部撓邊掩殺固其  
宜矣苟能靜守封疆不令侵軼此尤佳也。同上  
仁宗慶曆三年諫官歐陽修言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  
之隙而輒萌奸計妄有請求切以戎狄貪恠性同狼犬遇強則伏見弱  
便欺臣切怪在朝之臣苟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

掛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倉皇而已。同上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言曰  
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  
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縉以續盟好今元昊雖  
暫求通順得知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  
昨定州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為今日之謀者莫若擇帥  
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  
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  
未必能為中國之患。編長。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元昊有六可疑三  
可憂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  
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設大  
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聽經畫河  
東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  
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

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極論不敢有隱惟聖斷處之上。先是范  
仲淹受命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三策曰宋朝以兵  
得天下震耀武威若太祖皇帝待北虜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  
太宗皇帝因親征之蚩虜志遂驕頓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皇帝嗣位  
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  
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  
年不識干戈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  
盟未為失策上。今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保  
瀛莫滄定鎮莫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總一  
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瀛為左  
臂瀛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  
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滄瀛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  
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此三十萬兵非  
如景德年也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

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中流之變也今雖用兵  
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從失則橫援豈有昔時之虞邪其  
外十二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上。河朔州軍長  
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賊汚不才年老昏昧者盡  
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幹尋常之  
務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  
人又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為患不細上  
。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  
轄分擘舉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舉不許稍入並須三年一  
替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失  
拒萬也上。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得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  
西山漢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  
疑朝廷復燕之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  
後造兵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患也當得能幹而

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擇禦必有可以勝之之術先事而定  
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漢唐以來匈奴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  
路蓋當時中國拘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  
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  
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或雖可入  
寇第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或躬立城池或  
造設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地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經度素有防備  
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從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能逞其欲  
實邊防之急務也。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得靈夏以西其間  
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  
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號令是二虜所為皆  
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行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  
國不及當以中國勅敵待之度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二虜也范  
仲淹言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

使往復以議通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  
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民強兵銳以待四夷之變此帝  
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范仲淹麟府二州所修堡寨只是  
通得麟府道路其四路別無城寨防守因奏張沈得以增廣堡寨宜使  
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特不可屢牒止沈沈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  
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甘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寨上卒事乃  
發封自劾朝廷不問編漢歸者數十萬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  
慶曆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畧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大戎之心詭譎難  
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  
不如詔者亟以名聞。至和二年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為已累  
令民內徙空寨下不耕號禁地而析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  
脩常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為明鎬沮撓不克行及韓  
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遂  
奏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

千六百頃上。又嘗謂馬知節曰邊防禦戎之術何者為先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亘雖長然據要害以拒其來惟順安軍至西山不數百里

神宗元豐四年八月上謂大臣曰自來邊探多不得實如廬南興師人

多勞邊百里內林菁險阻道路難進今得走馬奏大兵至落姑堦村乃有良田萬頃頗多積穀其林菁乃在數百里外去邊百里之間探報尚

且如此乃知傳聞多不足信昔趙充國願至金城圖上方畧馬援聚米

為山川蓋傳聞不如一見爾長編

哲宗紹聖元年七月三省樞密院同對以熙河路安撫使蔣之奇所奏

攻守和三策進讀于前李清臣奏曰攻所言春秋左氏用三師以疲楚

者固為上策然慶曆中元昊寇邊韓琦范仲淹嘗獻議近邊屯勁卒為

三屯互出擣虛使羗人並塞不得耕收乃困虜之道計已定會元昊乞

和章惇曰先朝是淺攻法及種耕硬探但使勞邊一二百里羗人不敢

耕則自當困弊故制羗之要數出有利制虜無如淺攻最良曾布曰此

但殘夷老幼甚可傷上曰豈吾人所欲哉蓋為彼殺掠我老幼如河西

被患尤酷故不得已報之使懲創莫不復來爾非欲殺也

高宗紹興八年九月辛丑進呈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上宣諭曰今日

邊疆內則緩撫外則斥候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上之留意政

事不間適遐皆得其要。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寅進呈楊杲探報北界

揭榜禁妄傳起軍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

聊生豈是長久之道朝廷但當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

之爾並同上

孝宗除葉顥告詞方今敵國雖和而二備當戒不可忽也

冗兵

三代之時未嘗無兵也今以漢志攷之云三代王者萬乘之兵甲士三

萬卒七十二萬可謂衆矣當時不謂之冗者蓋寓兵於農無坐食之兵

也

漢京師南北二軍數僅盈萬至於羽林期門之屬數猶未振

高祖以二十萬人秦關克之



武帝以十八萬騎巡北邊亦不謂之冗者置材官於郡國有事集兵事已則罷也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今以百官志攷之光衛勳有衛士八十一人苑賁千五百人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羽林左騎八百人羽林右騎九百人惟三書即無負計亦不過千人官表云諸郎多至千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三百九十九人衛尉衛士衛卒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人右都候左都候衛士共二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百二人蒼龍四十人元武三十八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百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四人總而計之為一十五百一十三人北軍五校所以領騎士如屯騎越騎衆兵射聲各領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三十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二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况十二門止領於一校心元重兵恐多不過千人爾總是四者而計之則京師之兵僅餘萬人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則其數當益少也其兵何自

而冗哉

唐府兵既罷之後所謂神武神策騎兵不過數十萬而觀察節度之師掎角於天下大邑通都皆宿兵而長慶之數無慮百萬大計以三戶資一兵焉

高祖自太原發兵三萬餘及起義兵得兵二十萬及天下既定其願留宿衛者僅三萬人

太宗列置府兵六百三十四所在關中乃居三百六十有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又府兵之置無事時耕於野若四方有命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矣其兵亦無自而冗也中世以來兵始冗矣

元宗時張說言宿衛之士至三十萬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益兵浸多矣

憲宗時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後蕃鎮各擁兵自強天子自置兵於京師不勝其冗矣

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

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養之既費教與角之又皆不得其理

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曰今兵務精而不務多以農夫百不

能養甲士一安用後民膏血養此無用之兵於是簡去疲弱止存精銳

故能北走三關南定淮南

宋太祖鑒前代之弊益修教習之法黜疲懦初得周代之兵中外總一

十二萬後平全蜀止揀其精銳百二十人則江南嶺南諸國可知矣。

及乾德中揀成十萬富弼之語兵數既少故月給之外時有賜予由是

兵不貧乏而銳於役使力既強壯而勇戰鬪藝祖之所以平五強國者

用此道也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夫以折衝方面之任而所領

之兵纔五千而已當

開寶中虜三萬寇定州太祖詔田欽祚領兵三千赴之大敗虜師則其

應敵之兵又不過如此當時中外之兵其數可知。至太宗伐劉繼元

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稍稍益多矣其後曹彬之敗祈溝關也在行之

兵實二十萬

富弼云太宗有天下添兵至三十萬。真宗全盛時亦不過五六十

萬西邊警之後募兵其移募兵日廣

仁宗時遂至百餘萬

龐籍汰兵疏云夫寶元中騎兵捧日之外所增一百六十二營步兵

天武之外增七百五十二營而代郡沿邊沿海所增不下數十萬自

是增兵至百餘萬

孫洙號善論兵宋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

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謂

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

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

今日也蓋今天下嘉祐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八一億二千六

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

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

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之蹙也

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言兵不在教在練之與將如何耳儂智高反前後遣兵不知其幾亡命奔北不可勝數狄青請用蕃落廣銳車卒以數百騎取勝又言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神宗熙寧中裁減廂軍汰去禁卒之老弱者併營以省將校時有司會一歲所省以緡計者四十五萬以石計者四十萬以疋計者亦二十萬而西域諸國皆來朝貢夏人之款益恭契丹之盟愈固且談笑而復熙河

後漢光武以三千之眾敗尋邑百萬之師謝元以精卒八千敗符堅百萬之眾曹公赤壁之戰亦八十萬而不能敵周瑜之三萬趙括長平之戰蓋四十萬車馬以就坑然則師不在眾亦明矣

#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後集

#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兵門

兵法類附

夫兵法自神農黃帝以來則有其書至周太公而其法始備戰國以來

著書者甚衆孫武穰苴吳起其尤者也漢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

種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今以藝文志攷之吳孫子

兵法齊孫子公孫鞅吳起范蠡大夫種李子選兵春秋龐媛兒良廣武

君韓信則列之權謀計十三家所著之書共二百五十九篇夫所謂權

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楚

兵法蚩尤孫軫孫叙王孫尉繚魏公子景子李良了子項玉則列之形

勢十一家所著之書共九十二篇圖十八卷所謂形勢者雷動姦舉後

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太乙兵法天乙兵法  
**神農兵法黃帝**封胡風后力牧鳩治子鬼容區地典孟子東父師曠養  
弘別成子望軍氣辟兵威勝方則列之陰陽十六家所著之書二百四  
十九篇圖十卷所謂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  
而為助者也鮑子兵法伍子胥公勝子苗子逢門射法陰通成射法李  
將軍射法魏氏射法強弩射法王圍射法望遠連弩射法護軍射師王  
賀射書苗直子弋法劍道手搏諸家兵法楚鞫則列之兵技巧十三家  
所著之書百九十九篇所謂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功守  
之勝者也藝文志  
**唐李靖對太宗**曰黃帝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  
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所以起數於五虛其中大  
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道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  
紆紆闔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復而為  
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周之始興太公實繼其法始於岐都以建  
井敵我車三百兩虎賁二下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陣  
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  
衆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威公**伯天下任管仲後修太公法謂之  
節制之師管仲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

春秋時鄭國禦王有中軍左軍右軍拒左拒右是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李靖曰魚麗陣車步兼之謂之左右  
拒言拒禦耳非敢出奇勝也邲之戰隨武子曰楚軍行右轅左追奪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又藥武子曰楚戎二廣廣有一戎卒卒偏之兩右  
廣初駕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楚許伯禦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五陳以相離兩於  
前王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有先驅前軍有申驅次前有公車有二廣副

也有啓也左翼有肤也右翼有大殿也後軍楚漢之際大言以背水陳下趙○尉繚子武王伐紂皆濟水而陳。陳下之陳淮陰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左費將軍右皇帝在後絳侯又在皇帝後淮陰先合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敗垓下初項梁教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陳兵家致人之術而羽獨不悟此馬隆所以議魯公之不識也

漢平天下張良韓信申軍法序次百八十二家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楊僕梧摺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正義用兵唯衛霍功績最著顧方畧如何至學古兵法之論豈其天機敏而有所自得乎及觀李靖太宗問曰以為霍去病暗與孫長合耳漢氏驅劉法亦練孫吳法六十四陣漢氏三分有諸葛亮者以區區之屬爭衡二國之間八陣之法亦嘗考之矣四為正四為奇餘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行地有軸前後為風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軍列各三隊

前後之軸各三隊云居以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陣說遊軍從後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為主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振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平沙上有土石存焉其八定遺跡尚可想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蹤是追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

太宗嘗問李靖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謬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二說未知誰當也李靖又云臣觀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則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其後馬隆以晉師討涼州用八陣法卒以取勝寥寥數百載間

誰復于此獨唐李靖作六花陣本諸葛八陣法也左右各三軍又虞候  
兩軍中軍居中六軍在四畔象六出花外畫之方內環之圓太宗曰內  
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規其步圓所以綴其  
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輟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此武侯之法  
也。又嘗教十三萬每陣三千以共一為營法五方圓曲直銳之形每  
陣五變凡二十五而止。又嘗論諸家兵法唯五法為要左傳先偏後  
伍司馬法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五符後世符籍以  
紙為之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自二十五人而變  
為七十五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合車用騎則二十五  
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太宗又問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  
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突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安可臨敵乎  
兵詭道也故強立五行焉耳其後太宗命靖以兵法教侯君集君集言  
於上曰李靖將反上問其故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  
上問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制四夷君集固求

盡臣之術非反而何

肅宗時郭子儀討史思明敗於渭渠思明類為長蛇陣以待官軍擊之

首尾為兩翼而夾攻軍遂大潰

陳霸先謂王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

宋太祖乾德二年以王全斌伐蜀示之川陝地圖親授以方略

太宗皇帝覽兵法陰符經請左右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蓋奸雄  
之志也古人所謂守文為難朕孜孜庶政廢政廢教怠惰

雍熙四年五

月上製平戎萬全陣圖出示近臣因召邊將曰蓋進潘美等陞殿親授  
其進退攻擊之方

仁宗嘉祐六年大理寺丞郭固編校御閣所藏兵書先是見官編校書

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秘書而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

書殘缺者多不能編補也

編長

英宗治平四年詔六宅副使郭固為內藏庫副使陞一任固嘉祐六年

四月奉詔編修兵書於秘閣至是書成故有是命

上同

神宗熙寧三年上曰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石曰紀律

所以自治筭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况於無筭乎今  
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筭數。熙寧四年大理寺丞館閣校勘顏頤為  
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等事臨喜談兵嘗召對問以  
兵學臨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也  
上月。熙寧五年詔賜王昭御製攻守圖符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  
風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錄。熙寧六  
年十二月乙亥上謂輔臣曰李靖團力之法以三人者為隊長已令李  
浩試之懿治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於漢魏皆以五人為  
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戰死押官執刀在後即斬二人恐不可用。上復  
論孫吳司馬及李靖團立之法王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以其粗  
見道故也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  
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粗能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奇正  
乃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  
於能用奇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

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神固能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上善李靖結隊法召賈逵問之逵以為非詔  
中書密院同議之安石曰今但結三人為隊又結五人為伍相博執以  
觀其孰勝則其可用與否立見矣上乃令郭固與殿司各為一法試其  
可者七年二月上批已降旨令呂惠卿曾孝寬比較三人五人隊法可  
速具比較事實以聞後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結為法編三  
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主簿麻皓年嘗注孫吳二書及唐李靖  
對問頗得古人意旨兼自撰臨機兵法甚精當欲望詳進所著書或可  
採錄乞加試用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此  
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也。同上六月論古人用兵奇正之術以  
謂旗參差而不齊石大小而不應此真敗也至如韓信之破趙背水為  
陣而棄大將旗鼓以誘敵彼成安君知兵者非示以真敗何能勝乎。同上  
甲午上論結隊法因歎州兵之難以為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  
自無人况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陣之變出於古

然非強為之耳韓絳曰臣昔嘗請置講說之官今諸路帥臣各具戰陣之法來上取其所長立以為法上可之乃詔五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采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聞上命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崇政殿呂升卿兼同修撰經義丙午上與輔臣論戰陣之法因曰兵陰事也主殺尚右而陽多者勝如高者可以勝下長者可以勝短是也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出敵樓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上以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傳郵延師趙高碑講求推及諸路詔高曰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令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折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又失其傳令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為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高曰近令李憲齎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併卿同詳議施行可及因以圖立將官更置陣法想卿必以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日近可了當宜令李憲齎赴闕於是高奏臣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

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儻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凡諸隊頭與賊相殺左右儻旗急進相救若左右儻旗被賊纏繞以次行人進前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後行人不救者押官隊頭即斬之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鎗者一人為旗頭今日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儻次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二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遛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仰擁隊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受敵體被重搶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能也然而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間



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卒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負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况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渙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編。熙寧八年二月上批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後抵牾難為施用可令見校試官據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以聞初詔樞密院唐李靖兵法世無完書雜見通典離析為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大將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樞密院兵房檢詳官與檢校中書刑房王震提舉修撰經義所檢討曾收中書吏房習學公事王白管勾國子監丞郭逢原校政分類解釋令可行後又差樞密副都丞旨張誠一入押班李憲震逢原行視寬廣處關殿前司差馬軍

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以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為都大提舉誠一憲為同提舉震逢原參議公事夏元象臧景等為將副部隊將勾當公事凡三十萬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授兵二萬人為率為七軍內震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兵千九百人為七十六隊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輜重每軍九百人是為二千八百人編。上諭李憲等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震候各一軍為二震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宋祖宗

以來置殿前馬步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書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感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編長。元豐元年大名府元城縣主簿孫奭上所注司馬穰苴兵法三卷詔送學司。二年九月癸巳范育上請路清野備敵法詔頒行之同。予嘗謂世之所謂兵法者見其所載司馬法有三代之遺制焉本之以仁治之以義明禮明信而師旅興焉太史公所謂宏達深遠穰苴為小國行師可暇及司馬之揖遜乎三代之師吾固

因是而畧知其意矣春秋已來民未知義民未知信與夫剛而無禮雖伯者之佐猶有習聞三代之遺音者惜乎耳目動於功利正不勝奇三復潛軍卒以取勝而古兵法益遠矣孫吳號最善用兵者大抵料敵制勝莫長焉審世用間莫先焉今其書具存可覆也若夫太公六者意者非太公書也其陰謀秘計蓋將與孫吳相上下事帝之小心文武一轍而皆謂有傾商之素謀哉或苟以其書為是則文武之志荒矣若夫李靖之對太宗其所以論歷代兵法至詳密焉蓋自三代而上奇不勝正三代而下正不勝奇雖以諸葛八陣之制正大之意尤愧古人而卒不得尺寸之利終於三分蓋世變之下人偽之滋非奇不能制勝魏延直禱關中之策豈所謂奇者乎惜乎亮之不察也。孟子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陣大罪也豈有激於戰國計謀之士乎為術愈精則殺人愈多為法益工而害物益甚然則孫吳者其亦三代司馬之罪人乎

統軍官

宋內有三衙殿司馬司步司四廂之制外有總管鈐轄都監將官之制

中興以來沿江置都統之官此內外掌兵之任也

三衙詳見官制門

宋沿五代之制有侍衛親軍及殿前兩司蓋侍衛親軍起於後唐殿前始於周世宗顯德元年宋初侍衛親軍置都指揮使雖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揮使上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司馬軍步軍遂分為二并殿前號三衙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司之下焉三司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權雖重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之所及也

殿前司都指揮使副指揮使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入則侍衛殿前出則扈從乘輿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禁衛鹵簿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以節度為之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馬步軍亦如之備則通治闕則互攝祖宗以來三帥不曾闕兩人殿帥以難於從下超補政和中詔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

正任承宣之上殿前都虞候正任防禦之上宋初沿後則有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上太祖由以承禪後不置焉中興以來主管殿前一員

馬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承宣武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都指揮使

掌馬軍諸都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兵政令餘所掌如掌殿前司政和中詔以馬軍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馬軍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以來主管侍衛馬軍司一員常以成建康

步軍司都指揮使副指揮使賞罰掌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

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餘所掌如殿前司政和中詔以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以來主管侍衛步軍一員

四廟捧日舊曰日騎雍熙中改曰捧日。天武舊曰控鶴興國中改曰天武

龍衛舊曰龍捷興國中改曰龍衛。神衛舊曰虎捷興國中改曰神衛。衛四廟都指揮使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舊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兩廂各有三軍。捧日四廟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左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龍衛四廟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左廂煙火及馬軍司馬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右廂煙火及步軍司馬軍三省總括此內之統握王旅者然也。

都總管副總管

魏黃初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武帝時以王謙為益州總管總管之名始此。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于上中下三等。煬帝改師都督為旅帥。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使持節武德初邊要之地亦置。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節度使充副總管以觀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

有數州為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則管勾軍馬事舊相重臣亦為都總管有禁兵駐泊之地者冠以駐泊之名咸平廢三路都總管景德詔鎮定兩路併為一路並去行營之名止為駐泊總管慶曆初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總管鈐轄以上許與都總管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總管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慶曆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無如事止以安撫使總管諸路。慶曆八年諸州部置並改總管其馬總管副總管。建炎初李綱言守備當於汭河汭淮汭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改路分為副總管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為都監各以其兵從出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紹興初要郡守臣罷帶兵職諸路副總管可依舊改充路分鈐轄紹興五年密院言東南多事合要近上兵官總領軍政乃詔浙江荆福建廣東可依三路置總管於帥府紹興七年淮東置總管十二年諸路並置州總管一員

宋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或三路亦無都字者。嘉祐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建炎中要郡守臣兼兵鈐轄以武臣為副改諸路都監為副鈐轄。紹興中守臣罷兼兵職副都轄改為路分都監而帥府如故。二十八年鎮江守楊揆言舊法一路則有路分鈐轄一州則有州鈐轄如常秀平江皆有之獨鎮江缺欲令置州鈐轄從之。

兵馬都監

宋朝兵馬都監有路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建炎中以要郡守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中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如故。

諸路將官

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為少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將合

諸將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圖陣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元祐初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繫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軍將駐劄處不復差兼。乾道中詔諸州置準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此外之統擇諸將州郡之兵然也。

都統

唐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廬龍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約李岷除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始於此。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天中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黃巢以荆王鐸皆為都統黃巢之難置諸道行營都統掌征伐兵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賜旗節宋朝中興置統制一特兵與稱謂不一諸道起兵有自稱統制者州縣管押勅王兵者亦有稱統制者諸道都總管及諸司使宜差充統制者。建炎初劉光世上言於是皆罷

惟中都主兵官朝廷差充統制者仍舊。紹興中韓世忠張俊岳飛除  
樞密使副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隸樞密院各帶御前字  
入御其兵馬就令部統制官節制

副都統

唐興元中置副都統。紹興中亦有副都統。隆興初詔應諸軍副都  
統制並罷。乾道中陳天麟奏荆南都統王宣久病恐誤邊計蔣芾奏  
差真琦為副都統制就同管軍閏七月上謂宰執曰朕欲江上諸軍各  
置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制亦使主將有所顧忌  
於是以郭剛為之樞密院制云復置在外副都統制裨贊主帥商議軍  
事覺察奸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連銜調發軍馬并聽都統指揮此  
松江諸鎮總軍旅者也

#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後集



